



長篇
武俠

蜀山劍俠傳 第四十一集

第一回 靈境甫安瀾忽聽傳音急友難 離筵陳壯志爲觀飛東報師恩

前文申屠宏，阮徵，李洪，凌雲鳳，沙余，米余，金蟬，石生，甄良，甄兌，易鼎，易震，連同衆人新交的好友，干神蛛，朱靈夫妻，斬收弟子靈杳，石完，錢萊等十餘人，在光明境，除了萬載寒絃，和前古毒龍飛龍之後，趕往對岸，不夜城島上，用九疑鼎，和天璇神砂，將海中精怪，一齊制服，被不夜城主錢康夫妻，迎往島上，臨海珊瑚林，金亭之中，設筵款待，賓主言笑方歡，忽見一道金光，橫海飛來，落下一封柬帖，衆人接過一看，俱都大驚，正待商量起身，金石諸人，身伴傳音法牌，又連發信號告急，正靜聽駭異間，古神鳩忽自空中飛墮，到了亭前，朝衆人連嘯兩聲，把口一張，先向阮徵手上，奪去的靈符，便噴了出來，阮徵因起初楊瑾贈符時，曾說此符，本可無須，但是此符，具有不少妙用，帶去可備緩急之需，此行如用不着，將來遇事，雖不似白眉禪師，心光遁符，飛行神速，仗以防身，多利害的邪法，也難侵害，難得師父回山，特意代求了一道相贈等語，到了途中，趕路心急，剛一取出，便被神鳩奪去，後除妖絃，曾見此符，化爲金霞噴出，現了一現，便自收回，此時忽來交還，此鳥得道數千年，通靈變化，法力甚高，自被楊瑾收服，傳了佛法，神通越大，照此情形，許是楊瑾，

早已算出，神鳩預奉密令，也未可知，連忙伸手接過，笑問神鳩道，我此時不能離開，無須此符，鳩道友忽還此符與我，可是申屠師兄，和蟬弟他們，此行有用麼，神鳩將頭連點，鳴嘯示意，阮徵便將符交與申屠宏，隨問神鳩，此行對頭，利害非常，鳩道友可能相助麼，神鳩將頭一搖，身子忽然暴縮，飛進亭來，用爪向阮徵手中寶鼎，抓了一下，朝雲鳳叫了兩聲，又朝阮徵，將頭連點，阮徵見狀會意，答道，此事不勞鳩道友掛念，我原和楊仙子說好，這裏事完，便我不能前去，也必令凌師妹，將鼎送還，看鳩道友心意，可是護送此鼎，回山之後，再往相助麼，神鳩閉目尋思，並未回答，這時衆人，俱都忙於起身，見他不理，也未在意，因奉師命，阮徵必須坐鎮神山，主持開府之事，不能同行，甄易四弟兄，法力較差，敵勢太強，去也無用，新收弟子，更不必說，沙余，米余，靈奇，龍娃，四人俱都奉命，暫留海外修煉，石完捨不得師父，再說去也無用，祇錢萊一人，見衆人要走，便依依金蟬身側，意欲乘便求說，相隨同往，金石諸人，對他均極喜愛，又知他，看去雖是幼童，實則，累世修爲，功力頗深，衆中祇他一人，面上喜氣，直透華蓋，雖非對方之敵，去了未必有用，決不會有什凶險，石生看出他，依戀師父，不捨之狀，首先提議，帶同前往，錢萊立即乘機跪求，金蟬眉頭一縐道，照乙師伯仙示之意，我此行恐怕還有牽累，偏又非去，不能應點，自顧不暇，如何能帶你呢，錢萊不好說出自己，便爲看見乙休束帖，得知金蟬此行似有險難，方始想去的話，仍是婉言求告，堅執隨行，金蟬終是童心未淨，初收弟子，根骨既好，法力又高

，越發喜愛，不忍拂他心意，又聽衆人，紛紛勸說，連乃父錢康，也說小兒道淺力弱，雖無大用，此行却可增長見識等語，金蟬想了一想，笑道，我對賢弟，實是期愛，無如事太艱險，稍爲疏忽，便吃大虧，爲此不願他去，既是大家這等說法，同行便了，當下議定，祇申屠宏，李洪，金蟬，石生，干神蛛，朱靈，錢萊，七人同行，按照乙休東帖行事，由凌雲鳳，帶了古神鳩開路，逕由子午線上衝過，到了中土，再和衆人分手，送還寶鼎，這等走法，可以近上小半路程，好在近日，極光太火，威力大減，雲鳳已試出宙光盤妙用，不似初來時，那等矜持，足可無慮，阮徵和申屠宏，李洪，累世同門至好，生死骨肉，終不放心，尤其金蟬此行，似要關係他的仙業成敗，越發憂念，行時，將二相環，分出一枚，交與申屠宏，把楊瑾所贈靈符，交與金蟬，暗中叮囑，說此老法力，委實利害，不可思議，乙師伯的仙示，又未明言，看那意思，於你關係甚大，萬萬不可疏忽，楊仙子本是凌師叔轉世，佛法高深，他贈此符，竟未明言，必是防備此老，查出細底，故借助我飛行爲由，到了途中，却被神鳩奪去，如此機密，定有深意，此外我再把關關珠，借你一粒，此是魔教至寶，你二嫂與他，靈感相通，如遇危急之時，照我所傳訣印用法，向他通誠求助，立生感應，我與他相處二年，無事時，也常說笑，我平生幾個好友，俱都深知，他見是你，定必暗中竭力相助，但不可用來對敵，隨將用法傳授，申屠宏說，二相環須用來鎮壓神山，不宜分開，推辭不取，阮徵道，此寶共是六枚，自從大哥，代我收了一九西方神泥，另四枚又經師母，仙法煉過，日前發還，經我

試用，比前威力，大了不知多少，近日我又將六環，化合爲二，與西方神泥，再一融會，更見神妙，不論相隔多少萬里，如若遇事，我祇運用玄功，立可收回，到時，大哥如見環上，忽然放光，不住閃動，你便將他取下，朝空一擲，自會飛回，再說這裏，遠在天邊，地軸之外，中有極光太火阻隔，異派妖邪，向無人來，就是元磁真氣，近已減退，須滿三年，方始復原，到底遠隔中土，數十萬里，一般妖邪，漫說不會知道，縱令得知，也不敢輕來相犯，至於海中精怪，也都制服，暫時絕無什事發生，大哥祇管放心，到是龍娃，在大咎山，援救田氏兄弟，我們曾下了一着閑棋，龍娃雖無法力，却有用處，近又得了幾件法寶，怎也不帶去呢，申屠宏想了想，將二相環接過，答道，我看乙師伯仙示，好些均未明言，並還註明，一過子午線，便不許再談論此事，與他平日所發仙柬預示，迥不相同，我看此行，事既艱危，更須隱密，乙，凌，白，朱，諸老前輩，暗中必有佈置，龍娃也許還不到去的時候呢，說時，瞥見龍娃，緊依身側，眼巴巴望着自己，滿桌仙菓珍饈，美酒佳肴，均如未見，知他依戀之心更切，不捨離開，正色說道，你毫無法力，帶去反而累我，如何能行，好好隨着諸位師叔師兄，在此勤修，自有成就，你看同門師兄弟，那個不比你強，你根骨最差，全使用功勤奮，或能補你缺限，專跟着我，有什用處，龍娃本來不捨離開師父，自知法力太差，不敢求說，及聽阮徵之言，方生出一點希翼，沒敢開口，一聽師父這等說法，想起自己，和諸同門一比，委實相形見絀，差得太多，簡直誰都不如，知道師父，乃本派第二代大弟子，羣龍之首

第一次開山收徒，便收到自己這樣徒弟，不特不會輕厭，反更疼愛，師恩深厚，重如山海，如不用功向上，爲師門爭光，眼看一般同門，個個高強，祇有自己是個廢物，不特對不起恩師，也無面目見人，當時感愧交縈，通身出汗，急得眼花亂轉，吞吞吐吐，低聲答道，弟子錯了，申屠宏見他，目有淚光，面漲通紅，看出他的心意，覺着此子，終是年幼，也頗憐愛，便撫慰道，莫要心急，你諸葛師叔，當初根骨也差，今日居然成就，爲本門中有名人，全由勤奮得來，祇要苦志向上，終能如願，我們就要走了，說時，衆人早就忙於起身，因主人聽出，事雖緊急，並非一到，便能無事，而被困的人，道心堅定，除受魔擾而外，暫時尙無別的危害，便乙休束上，也令衆人到後，按照所示方略，相機而爲，事雖緊急異常，並不爭此片刻遲延，再四挽留，小飲再走，衆人先也着慌，繼一想，去得太早，並無大用，主人情意殷殷，不便堅拒，又見主人，正命人取來許多仙菓，款待神鳩，知他隨侍楊瑾，極難得吃到這好東西，此次相適，往返數十萬里，出力不少，又見他吃得甚香，也就不便催促，等到衆人，商計完畢，神鳩也住口飛出亭外，方向主人辭別，剛一飛起，神鳩回復原形，飛迎過來，衆人不便拂他盛意，略爲稱謝，便同坐上鳩背，仍由凌雲鳳，手持宙光盤，當先戒備，衝入子午線，往中土飛去，因知事要機密，一過子午線，便不能再談前事，便途中，互相商計，乙休束帖，又祇略說大概，一切全仗靈機應變，爲防有失，到時如何下手應付，原來女神童朱文，同了齊靈雲、周輕雲、方瑛、元皓，一行五人，由苗疆紅木嶺，碧雲塘，別了衆男

女同門起身，（事詳本書，第三十集）到了路上，朱文因自己，和女空空吳文琪，做了一路，尚未尋到洞府，本來議定，分頭尋找，行至雲貴交界，接到傳音法牌，告急信號，中途又遇二雲姊妹，也爲應援之事而來，下山時，早有仙柬，預示機宜，於是三人會合，同往碧雲塘，相助諸人脫險，此時無事，意欲往莽蒼山一帶，尋找洞府，便向齊周，方，元，四人辭別，二雲姊妹，因與秦紫苓約定，在衡山白雀洞，金姥姥羅紫烟那裏相見，等把岷山天女廟，步虛仙子蕭十九妹的綠玉杖，轉借到手，便同往南海紫雲宮，開建海底仙府，因知此行，事難責重，自己三人，勢力較單，雖有金萍，龍力子，趙鐵娘等，新收男女弟子，法力都不甚高，又因下山時，所頒仙示，好似前次大破紫雲宮時，矮叟朱梅，一時疏忽，被一旁門散仙，連同宮中異獸神蛟，隱藏宮中隱僻之處，此去還有爭執，二雲姊妹，人均謹細，本想多約兩個幫手，無如一般同門，各有使命，不便邀約，外人更不便請其相助，料知諸人，無什要事，方元二人，又是枯竹老人引進的，本門弟子，奉命隨行，這一來，無異多添了三個好幫手，正自忻慰，不料要往莽蒼山去，依了輕雲，本想攔阻，勸其同往紫雲宮，再續前遊，靈雲素不強人所難，深知朱文，心高好盛，行事堅絕，急於早將洞府尋到，不等輕雲開口，便先說道，文妹既然急於尋找洞府，等愚姊開了紫雲宮，再行奉邀，作一良晤罷，五人隨即分手，輕雲埋怨靈雲道，大師妹，太隨和了，我此時想起，恩師一句閑話，往往暗預仙機，既命方元二位，隨我三人同行，多半含有深意，尋找洞府，稍緩何妨，也是文妹太好強，否則，

黃山故居，一樣可用，何必費事再找，你不攔他，就許生出別個枝節來呢，靈雲一想，果然有理，便答道，仙示真許別有用意，可惜我未想起，他已先走，如說尋找洞府，却是難怪，人誰不愛好，他見易，李，癩姑，三位師妹，不久開府幻波池，我們三人，所居紫雲宮，更是珠宮貝闕，金庭玉柱，海底奇景，氣象萬千，他們此時，尙無一定住處，自然心切，急於往尋了，輕雲便未答言，靈雲深知父師，每於無意之中，暗示仙機，料定朱文此行，必有事故發生，無如飛行已遠，又急於趕往衡山赴約，暗忖事如重大，仙示縱不明言，也應略示機宜，當不止此一句，雖不放心，也就罷了，這且不提，朱文，也並非不往紫雲宮去，一則性剛好強，言出必踐，又和吳文琪約定，在西南諸省，深山之中，尋找洞府，如尋不到，便往莽蒼山，玉靈岩相見，再作計較，算計約會日期，相去祇有十來天，如隨二雲姊妹，前往南海，加上衡山，就便事情順手，一到便入居紫雲宮，這一往返，連同途中耽擱，決趕不上，文琪本是自已大師姊，前在黃山餐霞大師門下，同修時，多蒙他愛護關照，親如骨肉，如今自己法力越高，成了後來居上之勢，理應對他格外恭敬，親熱才是，如使其在莽蒼山中，孤身久候，於心不安，所以堅持要去，不與二雲姊妹同行，初意前聽青囊仙子華瑤崧曾說，莽蒼山迴環三千餘里，其中洞壑幽奇，水木清華，靈區美景，所在都是，以爲洞府，必可尋到，那知平日，見慣仙景，胸有成見，目光太高，忘了入居以後，再用仙法，興建佈置，連尋了好幾天，把一座莽蒼山，幾於尋遍，全不合意，內有兩處，覺着還好，但都各有缺點，一算日期，

相隔本月十五六兩夜，還有三四日，心想文琪，原與約好，分兩路尋來，以玉靈岩爲終點，也許他在別處尋到，且等見人之後再計，如無合式所在，且就先尋兩處，擇一暫居，修爲要緊，將來道成，另尋仙山，也是一樣，閑中無聊，又去前尋兩處，仔細查看，覺着也有可取之處，決定文琪如未找到，便擇一處居住，心意一定，忽發童心，想起昔年，舊家情景，欲往城市，置辦一點什物用具，將他佈置出一間臥室，這原是朱文，以前出身世家，一時無事，乘興所爲，等到飛往昆明城外，擇一無人之處降落，走到碧雞坊前，想起身邊，未帶金銀，如何買法，再說，修道人也不須此，好端端佈這一間閨房做什，念頭一轉，忽又想起，初到黃山拜師時，年幼無知，常隨師父，去往九華鎖雲洞，師母妙一夫人別府拜望，得遇掌教師尊，轉生愛子金蟬，兩小無猜，十分投契，自己每愛鬧個小性，常發嬌嗔，金蟬終是讓着自己，也常隨師母，去往黃山相訪，彼此關切，情分越厚，後來兩次，身中邪毒，幾乎送命，全仗他姊弟二人救護，方得免難，金蟬從未以此居功，自己不知怎的，心雖感他情意，祇一見面，定必故意譏笑，往往使其難堪，紅臉而去，事後也未嘗不悔，見面又是故態復萌，自己並非貧嘴薄舌，慣喜拿人取笑，對於別的同門，也極謙和，獨單對他不然，不知是何原故，再又想起，兩番遇救時的情景，第一次，金蟬伏在自己身上，不惜耗損元氣，嘴對嘴，哺那芝血，剛將自己救醒，便被推下床來，幾乎打跌在地，第二次，被紅花姥姥，用袖裏乾坤，攝往桂花山，福仙潭，醒來又和他，並肩交臂而臥，雖然彼此天真，心地光明，終有男女之嫌，

爲此一到峨嵋，便故意和他冷淡，比時心還怕他，和從先一樣，糾纏不捨，被人議論，那知金蟬，紫雲宮取水回來，不久也自謹飭，不再似前，一味天真，言笑無忌，專尋自己遊玩，加上自己一見面，更加嘲笑，仙府人多，年輕面嫩，除對自己，仍是格外關注而外，踪跡漸疏，照良心說，實在有點對他不起，聽說七矮，暫時以他爲首，不久要在雲貴苗疆，深山之中，開建仙府，以他累世修積，仙福甚厚，不知仙府，尋到也未，所居如近，以後便可常時來往，好在彼此年長，道力精進，不似以前童心稚氣，以後如與相見，還是對他說明心意，免使誤解，還當自己知恩不報，反與爲難，獨個兒思潮起伏，忘了路的遠近，信步前行，不覺走向碧雞山上，縱目四顧，遙望滇池，平波若鏡，萬頃汪洋，內中島嶼沙洲，宛如翠螺，浮向水面之上，加上風帆點點，出沒天邊，景物清曠，頗覺快心，暗忖此山風景，也還不差，最難得是這八百里滇池，就在眼底，點綴得當前景物，分外雄麗，祇惜離城市太近，又是省會所在，山民之外，更有不少遊人往來，否則，就在這金馬碧雞兩山，擇一勝處，建立仙府，豈不也好，一路尋思，不覺走上山頂，翠袖臨風，獨立蒼茫，正在指點對面翠嶼螺洲，觀賞水色山光之際，偶一回顧，瞥見一道白光，急如流星，正由遠方，飛射而來，投向後山深谷叢林之中，看出本門中人，不知何事，如此匆惶，正要往看，忽又見後面飛來一個，周身白光環繞的，黃衣少女，朝那白光追去，朱文前在峨嵋開府時，曾見各異派，和海內外的散仙，因受衆妖人蠱惑，無故生事，雙方鬥法多次，均經目睹，認出後追少女，正是冷雲仙子，余嫺

門下，知道余嬭師徒，前在峨嵋，門法不勝，丟了大人，當時爲勢所迫，雖被靈嶺三仙，勸往賓館，終覺無顏，未等入席，便推有事，堅辭而去，乙凌諸老，本想封閉雲路，迫令吃這罰酒，後因赤杖仙童阮紉，傳聲勸解，方開雲路送走，此時師父妙一夫人，又值開府在即，去往太元殿，開讀師祖長眉真人仙示，不曾親送，當然又是一恨，看雙方情勢，必是本門師兄弟，在外行道，與他門下女弟子相遇，因而動手，聞說余嬭門下，男女弟子，少說也有一二百年的功力，已成散仙一流，道法甚高，前面那道白光，身劍合一，飛行迅速，必遭大敗無疑，一時激於義憤，不暇尋思，立即跟縱追去，朱文自到峨嵋以後，用功越發勤奮，連經大敵，與師長同門指點，長了不少見識，這次開府，妙一真人傳以本門心法，賜了幾件法寶，一部道書，這些日來，潛心參悟，法力更高，相隔後山谷，共祇七八里路，晃眼飛到，還未降落，便見前面樹林盡頭，有一石洞，洞前高林環繞，一條瀑布，由洞側危崖上，銀龍蜿蜒，飛舞而下，直注洞側不遠，清溪之中，雪洒珠噴，清波浩蕩，洞前大片空地，中雜各色草花，老松如龍，虬幹盤紆，下設石枰石墩，似是主人，閑中對奕之所，先前兩道白光，已然不見，滿林靜蕩蕩的，祇有泉響松濤，相與應合，自成清韻，景物幽絕，不見一人，心方奇怪，人已落向洞前，暗忖先前明見白光，落在此間，這條山谷，外觀形勢，雖極幽險隱僻，中隔危峯峻壁，但是地方不大，形如葫蘆，並無出路，怎會追到此地，不見一人，雙方明是仇敵，也無如此清淨之理，有心飛入洞中查看，又覺洞中諸人，必也是個修道士，彼此素昧平

生，不應如此冒昧，並且來歷深淺，一點不知，看眼前形勢，如此安靜，未必落在洞內，冒失飛進，就許一個不巧，發生誤會，不問對方，是什麼來歷，均背本門教規，念頭一轉，便即止步未進，先在洞外喚道，那位道友，在此隱居，可能請出一談麼，連喚數聲，未聽回應，先前看準敵我遁光，相繼飛落，立時跟踪趕來，無什耽延，又未見他飛起，心終生疑，連喚未應，方想諸人如在，不問敵友邪正，斷無置之不理，再不出來，便我進去，也有話說，還是應援要緊，忽聽洞內，有人急呼，朱師妹，祇喊了三個字，便無下文，好似突然隔斷，語聲急促，聽去甚遠，頗爲耳熟，這一來，越發斷定，有人被困在內，因是勁敵當前，既有同門被困，定必利害，對方深淺，虛實難知，忽生戒心，意欲隱形飛進，身剛隱起，便見洞中，銀光一閃，忙往洞側避開，一蓬其細如針的銀光，已由身旁飛過，一閃即隱，志在救人，便不去惹他，二次正待飛入，銀光到了洞外，又由隱而現，電也似收將回來，如非閃躲得快，差點沒被射中，心中一動，便把天遁鏡取出，隱去寶光，以作防身之用，立隨那蓬銀光去路，飛身入洞，見洞中又深又大，石室甚多，曲徑迴環，極易迷路，最後一層，地勢往上高起，鐘乳四垂，蝙蝠亂飛，有的地方，更有積水甚深，前進之路，盤旋如螺，最仄之處，人不能並肩而過，好似主人，全未修繕，比起前洞石室，高大整潔，迥不相同，如非有那銀光引路，自己飛遁神速，雖然仍未追上，也可看出一點影跡，就此飛入，絕找不到，銀光飛勢更快，晃眼無跡可尋，那中洞最曲折陰晦污濕的一段，恰也飛過，前面漸平，到處鐘乳如林，環路下

垂，光影離離，燦若錦屏，地勢亦極寬大，那盡頭處，大小共有八九個，鐘乳結成的洞穴，因見門戶太多，恐和來路一樣，正自立定查看，不知由何洞走進才好，忽聽女子說笑之聲，似由右側第三洞內，隱隱傳出，忙即循聲走入，進了洞門，往右一轉，面前忽現出一條，丈許高大，長約十丈，通體質如晶玉溶結的甬道，全洞由外到內，俱都不透天光，獨這甬道前端，明如白晝，最前面，又是一個圓洞，那光便由洞內發出，空洞傳音，適才所聞笑語之聲，分外真切，聽去似在與人問答，不似對敵情景，心中奇怪，孤身深入，未敢造次，便把飛行放緩，輕悄悄掩將過去，祇聽一女子口音，說道：你們怎還不明白，適才你那同門師妹，必因無人應聲，又見前洞黑暗，不似有人在內，已然走去，我因急於問話，無暇過問，也就聽之，否則，我決放他不過，我這太白神針，能由心靈運用，隱現如意，威力至大，此女如還在外，或是走進，遇上此針，不死必傷，就算你們，峨嵋門下，這些後輩，各有一兩件，可以賣弄的法寶，事前警覺，能夠抵禦，我也必有感應，此洞深長曲折，隱僻非常，不知細底的人，絕難到此，你二人新近隱居此地，並無人知，就有人來，在我手下，也是送死，我已再三開導，怎麼還不醒悟，乘早降順，免受苦處，稍停，又道：你這黑鬼，最是可惡，如非看你師兄分上，休想活命，如今聲音被我隔斷，鬼叫有什用處，且先給你，吃點苦頭，再說，朱文才知被困的人，連說話都受了禁制，難怪沒有回音，料定對頭，不是庸手，便把法寶飛劍，準備停當，打算到後，相機行事，猛施全力，給他一個湊手不及，將人救走，主意打定，人也

飛到洞外，定睛一看，裏面乃是一間，八九丈方圓，鐘乳結成的洞室，當頂懸有一團寶光，照得闔洞通明，上下四外的鐘乳晶壁，齊煥流霞，光却柔和，並不耀眼，不知是何法寶，此外几榻用具，陳設頗多，也均晶玉所製，初疑被困那人，必被對方禁制擒住，不能行動，這時一看，大出意料，原來室中，共是男女三人，一是白使孫南，一是黑孩兒尉遲火，俱都分坐兩邊玉榻之上，孫南全身寶光籠罩，似運玄功，入定神氣，還不怎樣，尉遲火身外，雖也有寶光飛劍防護，光外却籠罩着一幢，銀色怪火，滿臉俱是忿急之容，嘴皮亂動，似在喝罵，但是一句也聽不出。榻前站定一個，宮裝女子，雲裳霞珮，宛如畫上神仙打扮，滿身珠光寶氣，貌相頗美，正立二人榻前，戟指說笑，勸令降順，如換平日，朱文早已衝入下手，因是先前看出對方來歷，胸有成見，自覺勢孤力弱，又見那女子，禁法神妙，深淺莫測，已快撞進，又停了下來，這一審慎，果看出門外，還有一片極淡的銀色光網，斷定敵人，利害非常，於是小題大做，驟以全力施爲，一言未發，首將天遁鏡，朝前照去，此寶略一施爲，便是數十百丈金霞，電射而出，那小一點地方，怎夠施展，寶光到處，封門光網，首先消滅，朱文因恐不是敵人對手，原是同時發動，鏡光到處，飛劍法寶，也一起飛出，夾攻上去，那女子乃余嬭徒孫，三湘貧女于湘竹的愛徒魏瑤芝，法力頗高，正在志得意滿之際，猛覺滿洞金霞，耀眼欲花，封洞法寶，已被人破去，知道不好，將手一揚，一幢銀光剛將身護住，敵人飛劍法寶，已同飛射過來，不禁大驚，朱文因恐敵人情急反噬，鏡光一偏，又射向尉遲火孫南的身

上，籠身怪火，立被消滅，孫南，尉遲火，見來了救星，也各飛起，指揮飛劍，上前夾攻，魏瑤芝本就覺着鏡光強烈，如非仗有師傅防身法寶，敵人上來，又以救人爲重，不曾對面照來，就開頭這一下，便無幸理，情知凶多吉少，無如師父性情，素所深知，此舉大是犯惡，成了還好，就此逃走回去，認爲丟了大人，必不能容，心中憂急，舉棋不定，敵人法寶飛劍，又極利害，正在奮力抵禦，打算豁出心上人，玉石俱焚，施展最後殺着，敗中取勝，猛瞥見鏡光到處，師門至寶，乾罡神火罩，又被敵人破去，所困兩人，也各放出飛劍，倒戈相向，敵人也現出身來，是個紅衣少女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一時心痛情急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忙將左肩上所繫葫蘆，往外一甩，立有幾粒豆大黑色精光，突突飛起，這時，朱文等三人，正同向前夾攻，雨下一擲，當頭一粒黑光，首先爆散，化爲無數黑色火彈，夾着大片黑氣，狂湧上來，劍光幾被盪退，如非朱文寶鏡在手，防禦得快，幾乎被他打中，頭一粒剛被鏡光衝散，第二粒又飛將上來，相繼爆炸，雖被天遁鏡，照樣消滅，但是地方太小，火球黑烟，四下橫飛，上下洞壁，挨着一點，便成粉碎，整片鐘乳晶壁，雪崩也似，紛紛倒塌墜落，晃眼之間，便炸成了百十丈方圓，一個大洞，朱文見那黑光，並無邪氣，餘威所及，尙且如此利害，本就驚奇，又見敵人，在銀光環繞之下，惡狠狠戟指怒罵，說與自己，勢不兩立，詞色凶橫，毫無退意，惟恐還有別的殺手，意欲先下手爲強，暗用傳聲，令孫南尉遲火留意，一面用天遁鏡，破那黑光，一面加增法寶飛劍的妙用，上前夾攻，使敵人無法緩手，暗中取了兩

粒霹靂子，一粒照準那發黑光的葫蘆打去，另用一粒，想將敵人打死，此寶乃幻波池聖姑，收積兩天交界，乾罡雷火，凝煉而成，威力絕大，如用兩粒，照人打去，魏瑤芝絕難活命，總算命不該絕，朱文因見敵人，護身寶光，甚是神妙，飛劍法寶，不能攻進，祇有左肩上葫蘆，往外發那黑光，略有空隙，意欲乘虛而入，先將葫蘆震破再說，另一粒，能否打中敵人，原無把握，不料弄巧成拙，竟被逃去，原來魏瑤芝，口中雖發狂言，實則力竭計窮，先還情急拚命，繼見敵人，如此利害，心胆已寒，暗忖師父法嚴，終有一點情意，如落外人手中，焉有活命，於是起了逃走之念，無如敵人，相迫太緊，急切間，脫身不得，本就情虛心亂，加以寶光劍光，均極強烈，虹飛電舞，耀眼欲花，那霹靂子，初發時，祇有豆大一粒紫光，又經妙一夫人煉過，能隨心意運用，不到地頭，絕不發難，勢更神速如電，魏瑤芝因見黑光一出，便為寶鏡所破，此寶雖無霹靂子，那大威力，功效性質，也頗相同，師門至寶，煉時不易，連遭毀滅，痛惜萬分，不捨平白葬送，恰在此時停發，未及封閉，霹靂子已乘虛投入，到了裏面，便生妙用，連那一葫蘆的火珠，一齊爆炸開來，幸那葫蘆，也是一件異寶，不曾一舉炸裂，緩得一緩，魏瑤芝百忙中，剛將葫蘆封閉，猛覺裏面，迅雷爆發，密如貫珠，左肩立受震撼，力猛無比，知道中人暗算，心還不捨拋棄，轉眼震勢越猛，葫蘆也發出炸裂之音，才知不妙，方自戒備，用護身銀光，將其隔斷，就這微一遲疑之際，猛聽驚天動地，一聲大震，雷火橫飛，葫蘆炸成粉碎，左眉連臂震斷，身外寶光，也被盪散，人被震退出去十

好幾丈，同時，第二粒霹靂子，也自打到，正值斷臂飛起，一下擲上，又是一聲霹靂，炸成粉碎，幸是先前受震倒退，否則，身外寶光，必被震散，人也難免慘死，驚痛惶急之中，瞥見雷火猛烈，連珠爆發，下面洞壁，四外崩塌，整座洞頂，也被震裂了一大片，轟隆砰訇之聲，震耳欲聾，上面已然發現天光，敵人也似事出意外，飛劍法寶，雖還未撤，人却齊向後退，正用寶鏡，排蕩殘餘雷火，心中一動，立縱遁光，電一般朝上射去，三人沒想到敵人葫蘆中，還藏有大量火珠，聲勢如此猛烈，朱文惟恐同門受傷，不知當地，相隔山頂，祇二三十丈，已被雷火，震裂了一個大洞，以為敵人逃路，已被隔斷，祇顧施展寶鏡，排蕩雷火，略一疏忽，竟被負傷逃走，再想追趕，已自無及，一問孫南，才知二人，自從奉令下山，便在西南諸省行道，前兩月行至昆明，發現碧雞山後，深谷之中，有一山洞，以前原有一散仙，在內隱形，後來尸解，便將洞封閉，並還留下偈語，說再停兩甲子，還要轉世重來，到時，禁法自然失效，但是入居不久，還要他去等壽，脫去一層情孽，便可成就仙業等語，孫南到時，石壁忽開，谷中雲霧全消，現出洞府，尋到裏面，彷彿以前常去之地，心甚奇怪，後來發現偈語，再被壁上一片神光照過，忽然醒悟，自己竟是那散仙轉世，心中大喜，又到後洞，尋出前生遺留的道書法寶，和十幾粒靈丹，因是前生修煉之地，此次奉命行道，多在雲貴兩省，城鎮之中，二人本無一定洞府，便同住在其內，用功之外，日常出外行道，一連兩月，所救的人甚多，功力也頗精進，本來無事，尉遲火為友心熱，這日想起同門好友笑和尚，違犯教